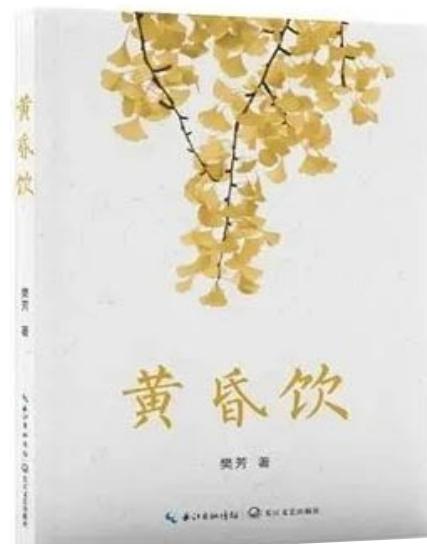


以女性个体经验映照时代变迁

——樊芳小说的独特“她”视角

○ 邓昌炉



小说创作离不开个体经验的支撑。美国小说家托马斯·沃尔夫更是直言，“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”，这从跨文化的视角印证了个人经验对于小说创作的基石地位。

樊芳的小说很好地践行了这一创作本质。她以“性别意识自觉的写作”姿态，直接将目光牢牢锁定在普通女性的生命轨迹上——社区里守着桂花树思念亡夫的章老太、冲破家庭桎梏选择“出走”的梅月婆、在城市打拼的农村妇女红霞、自制养生茶慰藉孤独的退休教师刘老师……这些女性的日常琐事、情感波澜与人生抉择，看似是个体的私人经验，却如一面细密的镜子，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家庭结构的松动、女性意识的觉醒、老年群体的价值重构等时代变迁的内在脉络。正如评论家李建华所言，樊芳的创作“从个体察到万物悲悯，从真切表达女性的心理体验到描摹时代的集体记忆”。樊芳以独特的“她”视角，让宏大的时代命题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，也让普通女性的“边缘经验”成为解读时代的注脚。

一、日常叙事中的女性成长

樊芳小说中的女性，大多困在传统角色的框架里——是“妻子”“母亲”“外婆”，却鲜少被视作“独立的自己”。但她以精细入微的观察力，捕捉到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与生长，更难得的是，她的书写并非依赖抽象的观念演绎，而是植根于对生活的“饱和经验”，让女性成长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实践。

《梅月婆出走》中，75岁的梅月婆通过“翻铁门”这一象征性举动完成自我救赎，那句“铁门防不了贼”既是对物理安全的担忧，更是对精神禁锢的抗议。她的“出走”并非激烈对抗，而是温和却坚定的选择：不再满足于“帮儿子带孙、为全家做饭”的既定人生，转而寻找年轻时未竟的心愿。收拾行李时反复检查孙子衣物、走

到路口又回头望家的细节，这些看似琐碎的犹豫，是她对家庭的牵挂与对自我的渴望长期拉扯的结果，让“觉醒”摆脱了符号化的扁平，变得真实可感。这也映照出老龄化加剧的当下，时代需要认真对待老年群体的“自我需求”，而不是将老年人简单定义为“被赡养者”，必须承认他们追求个人价值的权利。

《一棵桂花树》的章老太，丈夫去世后，她执着补种桂花树，坚持自己浇水施肥，甚至拒绝老宋“赔钱赔树”的提议。这些持续重复的日常行为，积累成饱和的情感经验，让桂花树成为她构建自我身份的载体，也让“从依附到坚守”的精神成长显得顺理成章。而《城际的虹》中的红霞，则展现了底层女性在时代浪潮中的坚韧成长：她带着“养家糊口”的梦想，与丈夫拖家带口来到“泉城”打拼，从最初的简易早餐棚，到遭遇城市“禁麻”、环境整治等变故后换地经营，逐步扩大为“红霞热干面”店，历经生意起落的艰辛与二儿子阿龙勇救落水者牺牲的重创，最终在梦想的支撑下重新振作，决定继续扩张店面，彰显了“善良、勤劳、坚韧、勇于扛起家庭责任”的现代农村女性气质。

可贵的是，樊芳并未将女性塑造成完美的“反抗者”，而是呈现其多面性：《丽人行》中充满控制欲的许曼、《药引子》中在种种生活压力下面临精神困境的张姐，都是有缺陷、有挣扎的复杂个体。这种书写打破了“淹没在‘他人话语’之下的女性之美”，而支撑这份真实的，正是对女性生存经验的反复沉淀与深度开掘。

二、意象叙事的深层隐喻

樊芳擅长用“小意象”装“大时代”，桂花树、药引子、黄昏饮、盆景等核心意象，既是女性个体经验的具象化，也是时代变迁的集体记忆载体，将私人体验与家庭结构、社区治理、民生发展等时代命题紧密绑定。这一创作选择，恰好回应了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对“从公共概念出发”的写作批判——他多次警示，真正的写作不应从“消费时代”“城市化”等先验的公共概念出发，而应“从自己的经验出发”，“忠于自己个人的那个现实”。事实上，那些伟大的作品，描述的恰恰是生活中基本的事物，日常的、具体的、实在的事物，正是这些个人化的细节为我们保存了那个时代最基本的经验和事实。

《一棵桂花树》中，“桂花树”堪称双重载体：个体层面是章老太与亡夫的爱情纪念，时代层面则串联起家庭与社会的变迁。女儿森森的疏离，是城市化进程中“小家庭”取代“大家庭”的缩影，传统“养儿防老”观念在代际差异中松动；网格员王霞的调解，映照出社会治理从“人情社会”到“制度保障”的进步；章老太熟练网购树苗的细节，折射出数字时代对老年生活方式的重塑。这些具体而微的描写，没有一句直接

言说“时代变迁”，却通过个人经验的细节，让抽象的时代命题变得可触可感。

《黄昏饮》中的“养生茶”同样意蕴深远。退休老人刘老师在老伴过世、女儿不在身边且面临小区拆迁时，自制“黄昏饮”慰藉孤独。饮茶从传统大家庭的聚会仪式，转变为现代小家庭时代的个人情感慰藉方式，这一生活化的意象选择，避免了对“老年孤独”的宏大议论，而是以个人化经验细节，记录了社会从集体主义到个体化转型中，人们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。

而《城际的虹》中，“热干面店”这一意象承载了底层劳动者的生存梦想与城市发展的轨迹。从简易棚到正规店面，再到计划开设分店，店面的变迁不仅是红霞个人事业的成长，更映射出“城镇化”进程中城市治理、市政建设、文明城市创建等时代元素。小说高明的地方是将红霞的梦想与城市发展结合，让读者看到“一个‘农民’是怎样转换角色而成为一个‘市民’的”，这一意象让个体命运与时代发展的关联变得具体可感。

三、困境书写中的时代肌理

樊芳从不回避女性经验中的“困境”——代际沟通障碍、城乡观念冲突、老年孤独、情感疏离等，都是她笔下时代变迁中尚未弥合的痕迹。她将这些社会议题从“宏观数据”转化为“具体人生”，涵盖养老、教育、生计、婚姻伦理等多重母题。这意味着，一个作家不是去附和时代的主流声音，而是坚守个人的、独特的甚至边缘的经验，如此反而能更深刻地揭示时代的本质。

代际与家庭困境在多部作品中交织：《一棵桂花树》中章老太与森森的矛盾，是传统“情感陪伴”与现代“物质供给”的观念碰撞，森森的忙碌与无奈，映照出城市化进程中“家庭纽带松动”的普遍问题。《梅月婆出走》里“弟弟讨了老婆就忘了娘亲”的叙述，暗含对现代家庭关系物质化的批判；《石背岭》《乌托邦》则对代际纠纷中书写“生长痛和婚姻的无奈”——下放知青“我姐”的命运与历史动荡紧密相连，高芹为维持家庭完整所经历的扭曲，揭示了传统家庭伦理在当代的挑战。

城乡与生计困境更凸显“错位经验”的价值：《城际的虹》中，红霞的困境不是“农民工进城难”的宏大标签，而是具体到“如何应对城管检查”“如何平衡生意与孩子教育”“如何在城市立足生根”的日常难题，这种与主流“城镇化成就”叙事的错位，让时代的深层问题得以清晰显现。而小说中红霞在儿子牺牲后“看着吐出的烟雾轻轻上扬，圆的、扁的、七曲八弯地变幻各种形态，有时又一团模糊，红霞在其中看到了阿龙的脸”的细节描写，更以结实的写实功底，将丧子之痛的个体困境与时代变迁中的生命韧性交织在一起，让困境书写更具心灵的热度与精神的力量。米

兰·昆德拉说，小说家应不断探讨“存在”的可能性。樊芳的写作，正是成功地将女性的个人困境从“个人的问题”升华为对城镇化、老龄化等“存在问题”的追问。

四、文学表达的独特魅力

樊芳的小说魅力还体现在艺术形式的独特创造——她将地域语言、民间智慧与现代叙事技巧相融合，形成了颇具辨识度的文学表达。

樊芳的小说中大量运用鄂南方言与乡土表达，“伢崽”“阿姆”“老屋”等词汇增强了真实感，而“萝卜白菜各有所爱”这类民间谚语与现代用语的结合，创造出既传统又现代的叙事效果。这些方言并非单纯的地域符号，而是源于樊芳对鄂南生活的独特体验——她熟悉当地女性的说话方式、思维逻辑，才能让方言自然融入文本，成为抵达人物内心、理解时代沉浮的密码。这种语言表达的独特性，正是个人经验不可替代的直接体现。

樊芳打破线性叙事模式，采用多视角、碎片化的表达。《梅月婆出走》中通过现在与过去的不断切换，构建立体叙事空间。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，并非刻意炫技，而是源于女性经验的复杂性——老年女性的记忆本就是碎片化的，对自我的认知也往往在过去与现在的交织中形成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她善于牢牢贴着人物的心灵感受展开叙述。《城际的虹》中两次描写“红霞的心开始变大”，既成为人物成长的轨迹描摹，也构成了小说的叙事结构，让个体命运的起伏与时代发展的节奏形成呼应，这正是其作品“有着心灵的热度和精神的力量”的关键。

除核心意象外，樊芳还构建了完整的象征体系：铁门象征精神禁锢，盆景象征受控人生，手影游戏象征虚幻的家庭和谐。这些象征物的选择，同样植根于个人化的生活体验——铁门是乡村常见的物理屏障，盆景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点缀，手影游戏是家庭聚会的童年记忆，正是这些源于真实经验的象征，让抽象的时代命题与复杂的女性情感有了可触可感的依托。

总体上看，樊芳的小说始终站在“女性”与“时代”的交叉点上，完成了一场“以个体映照整体、以日常抵达命运”的文学实践。她以“性别意识自觉的写作”打破女性被塑造、被描述的客体位置，既朴素而深刻地再现女性实际境遇与困境，又以打破女性自我幻觉的勇气实现对人性的深度叩问。她笔下的女性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用柴米油盐的日常、悲欢离合的琐碎，构成了时代最鲜活的底色，从而成为解读时代的独特文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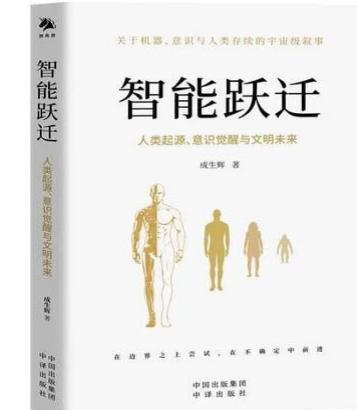
新书推介

《花朵的秘密》



内容简介：从花朵的形态、颜色、香气，到具有食物、药物、象征、纪念用途；从古文献中的植物记载，到中式园林文化的鼎盛；从始于中世纪的百花争艳与园艺狂热，到19世纪全球植物的栽培迁徙与杂交革命……纵观历史，花朵一直是我们生活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该书以100种全球非凡花卉为线索，从人文维度展现了人类对花朵的热爱与痴迷，揭开了花朵从自然到文化、从单一到多彩的传奇历程。这是一部跨越时空的花卉经典，也是一部人类与自然共舞的文明史诗！

《智能跃迁》



内容简介：该书是一部全景式的人类文明进化史诗，从人类早期的“脆弱与重生”揭开序幕，从蛮荒、图腾与信仰一路讲到王朝兴衰与文化诞生，接着将目光转向蒸汽机、流水线和工业革命等机械变革，再深入现代社会的信息浪潮，剖析数字时代的光与影。

总体上看，樊芳的小说始终站在“女性”与“时代”的交叉点上，完成了一场“以个体映照整体、以日常抵达命运”的文学实践。她以“性别意识自觉的写作”打破女性被塑造、被描述的客体位置，既朴素而深刻地再现女性实际境遇与困境，又以打破女性自我幻觉的勇气实现对人性的深度叩问。她笔下的女性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用柴米油盐的日常、悲欢离合的琐碎，构成了时代最鲜活的底色，从而成为解读时代的独特文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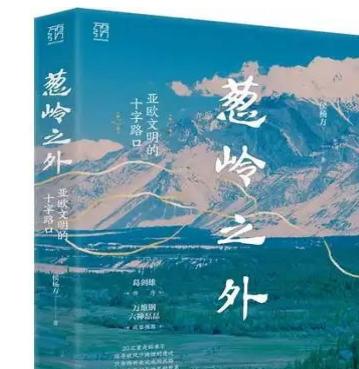
《人工智能的边界》



内容简介：在AI狂潮中，你是否感到信息过载、看不懂、跟不上，焦虑会不会被替代？好奇AI的情感、创造力极限在哪里？该书彻底告别枯燥公式和代码，通过大量生动案例、真实事件和易懂漫画，零门槛带你纵览AI在15个基础学科（数理化、医疗等）及短视频直播等领域的惊人渗透力与潜力。

它直击痛点，深度剖析AI在情感理解、自主创新等领域的“十大软肋”与固有局限，助你破除技术神话，获得对AI能力的理性认知。

《葱岭之外》



内容简介：在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，葱岭（即帕米尔高原）见证着数千年历史的变迁。它看过印欧人的战车隆隆驶过，看过亚历山大的方阵整齐行进，看过玄奘的身影在风雪中前行，看过成吉思汗的铁骑呼啸而来，也看过俄国的火炮轰鸣。每一个时代的技术革命都在这里留下印记，每一次文明的碰撞都在这里激起火花。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。太阳依然每天从东方升起，在西方落下；雪山依然从高山流下，滋润着绿洲；商旅依然在路上奔波，交着商品和思想；不同文明的人们依然在这里相遇，书写着新的故事。

（本报综合）

一场回归本真的生命对话

口述/李美慧 整理/本报记者 黄柱

在蒂皮的世界里却是再自然不过的日常。

书中那张她骑在鸵鸟背上飞奔的照片，让人看到的不是驯服与被驯服的关系，而是一种纯粹的生命对——鸵鸟愿意载她奔跑，正如她愿意与鸵鸟分享这片草原一样。同样打动我的，还有蒂皮与阿布——一只小象之间的友谊。当阿布用长鼻子轻轻卷起蒂皮，将她举到空中时，女孩咯咯的笑声与大象温柔的鼻息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人类童年最本真的模样。

书中有个细节让我久久难忘：当蒂皮发现一只受伤的小狐狸时，她坚持要照顾它，即使父母告诉她野生动物可能携带病毒。她说：“它受伤了，需要帮助。”这种天然的共情能力，没有被成人的“理性”所束缚，反而让我们看到了生命最原初的慈悲。在蒂皮的世界里，生命没有等级之

分，只有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。小狐狸最终康复回归族群，却在第二天带着全家回来“致谢”——这个场景如果发生在童话世界里我们会觉得可爱，但当它成真时，它揭示了一个被我们遗忘的真相：万物有灵，且各美其美。

《我的野生动物朋友》不是一本简单的儿童读物，而是一封来自自然的情书、一封写给现代文明的谏书。它用最朴素的语言告诉我们：人类从来不是地球的主宰，而是浩瀚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。当我们学会像蒂皮那样，把大象当作兄弟、把狒狒视为朋友，用眼睛而不是猎枪去“征服”自然时，或许才能找回那条通往家园的路。

书籍如故友 朝夕长相伴

口述/曹姝璇 整理/本报记者 陈希子

哪吒与龙王三太子激战的惊心动魄，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奇幻的种子。我常常坐在窗边，阳光透过玻璃洒在画面上，一页页翻看，仿佛自己也成了画中的一员，跟着他们上天入海，斩妖除魔。那时的书，像一位充满童趣的玩伴，带我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奇妙的世界，让我在无忧无虑的童年里，拥有了无穷的欢乐与想象。

再年长一些时，我开始读《简·爱》，那是在一个慵懒的午后。简·爱那瘦小的身影在书中跃然而出，她没有出众的容貌，没有显赫的家世，却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平等的执着追求。当她站在罗切斯特面前，说出那句“你以为我穷，不好看，就没有感情吗？……我们精神是同等的，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

帝面前”时，我仿佛听到了她内心深处那股强烈的能量在咆哮。

而《小王子》则像是童话世界里的一缕清风，轻轻拂过我的心田，带来无尽的遐想与思考。小王子离开自己的小行星，开始了星际旅行。他在各个星球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，有荒谬的酒鬼、忙碌的商人，还有那个爱慕虚荣的大人。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人物和故事，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。

你看，书中的每一个章节，都如同一场精彩绝伦的戏剧，让我时而热血沸腾，时而扼腕叹息。那时的书，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，向我讲述着历史的兴衰荣辱，让我在懵懂的少年时期，开始对人性、对社会有了初步的思考与感悟。

步入社会后，生活的重担渐渐压来，

忙碌与喧嚣充斥着日常。然而，书始终是我心灵的避风港。在疲惫的夜晚，翻开一本散文集，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让我在月色如水的宁静中，忘却了白日的烦忧；林清玄的《清欢》则如一缕清风，拂去我心头的尘埃，让我在琐碎的生活中，依然能寻得那份内心的清欢。《百年孤独》中，马尔克斯用魔幻的笔触勾勒出布恩迪亚家族的兴衰，让我在奇幻的故事背后，感慨人性的孤独与命运的无常……

书如故友，它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疏远，不会因距离的遥远而淡忘。它始终在那里，静静地等待着我。

我的书房